



一路走来

荆毅  著

一本平静的书。

一本有间离感的书。

一本冷静中蕴涵突破的书。

著者以平易的语气叙述一段尘封的往事。

那些往事几乎被我们淡忘。

在某个酒后梦回的时刻。

他突然觉得有必要去写。

于是我们看到青弋江畔的一盏灯光彻夜点燃。

安徽人民出版社

I247.5/1479

2007

一路走来

荆毅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路走来 / 荆毅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10

ISBN 978-7-212-03125-1

I. 一… II. 荆…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8291 号

一 路 走 来

荆 毅 著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

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发 行 部:0551-3533258 3533286 3533292(传真)

邮编:230071

组 编:安徽师范大学编辑部

电话:0553-3883578 3883579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制: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张:10 字数:200 千

版 次: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3125-1

定 价:24.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土地的精神传奇

——荆毅的长篇小说《一路走来》

伍立杨

“在无边无际的春天的田野，金黄的油菜花与紫红的红花草，是最有气势的，这是百花谱中找不到的花儿，在这样大片的土地上却成为一种统治，她们的气息被春天的风吹散开去……”故事便在微风吹皱的青弋江流域徐徐展开，青光粼粼，一如人生的多样。主人公们在这个广阔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令人悲伤、令人叹息而又回味无穷的历史剧。

土地，作者所赖以生存的根基，其间寄托他的民族性、地域性的形象认识。前半部有恢宏气魄。在他的梦中，他的幼少时期的记忆中，农业生活的深沉节奏，颇为原初的社会和道德风尚，一幅简朴生活的生动画面，颇为触动人心。很快，混乱骚动时代破坏了安谧井然的景象。

过度的“匮乏”，为生存而挣扎，即饥饿这个主题，是那时个时代的本相。《礼记》中说，“夫礼之初，始自饮食。”从匮乏来看礼崩乐坏，又可以说是双重饥饿（“食饥饿”与“性饥饿”）的产物，“饥饿”是那个时期中青年的胎教。性描写处于剧烈的社会张力与艺术张力之中。



自有历史以来，人类一直就是在无休止的杀伐征战中一路走过来的。而杀戮劫掠的最终目的无非是为了资源。几十年运动的结果，是家园的消弭。人类的文明之舟自古就依水而行。水，自古以来就是生命的摇篮和象征。但作家笔下的青弋江桃源梦不在。在个人心路历程里面，侧笔烘托青弋江的污染，心中的圣地，宁静而美好随风而逝，人类的破坏始于人类道德的败落。触目惊心的叹惋！

这些具有历史意义面貌的人、事、物从开篇起，仿佛融雪，是微小的水滴，组合为一体时就迸发出巨大的感染力。人性的魅力贯穿全篇。

青弋江之美在于作者用细致入微的笔触描绘出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高手匠人构建出来的，而是对土地与人的情感宣泄。基于作者对青弋江的熟悉，使得他对每一个细节和人物的刻画驾轻就熟，几个主要人物的描写有浑然天成之感，从春天到冬天，他不厌其烦地描绘着那片博大的土地，每一朵青弋江的浪花，每一片田野里的草叶，每一颗苍穹上的繁星，还有春水泛滥中的鱼群，麦浪翻滚中的大雁……只有对乡土爱之入骨的作家方能如此。他的血液里就流淌着那片土地的精神、传奇、风采、历史及其崇高的寄托，土地所传达给他的某种特殊启示，凝聚成他赖以表达的字符，他的笔调所传达的，是那种最擅长抒发心灵和情感之美的语言，是从炎夏、寒冬、火塘，是从长葡萄的农家或积雪的高山之间获取灵感，获取文字的力量和决心，只有对乡土的眷恋如此、痴迷如此，他的文字方能如此从容不迫和富有个性。

作品的后半部，焦点由青弋江向主人公聚焦，在这时



代变迁的长卷里面,清明上河图式的画卷,异变为以主人公为主轴的人物画廊。在生存竞争对爱情的打击和考验中,生老病死,生活的铁幕,幻化出令人嗒然若丧的感伤。长篇后记的散体思索,更是深广的涧谷,接竹引泉,将人物的命运,痛苦的绝叫,终极关怀,人最终的无能为力,烘染得历历如绘。思绪被他的文笔紧紧揪住,久久难以释怀。

当此际,他每每有神来之笔,有时候仅仅是一个简短的感叹,就能勾勒出一个人物的速写。在精神病院的时候,一个患者是这样的,她摇摇头说:“那些波浪和花朵之所以自然地生息,是因为它们是被动的,她们只能那样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我是主动的有思维的。”她说:“人生就跟雨山湖里波浪一样,前浪刚涌过,后浪就推下去它。活着是没什么意思的。叶子黄了就掉,花儿开过就凋,我不想等又老又丑时再死,不如趁现在年轻漂亮就去死。”

这让人想起契诃夫的《第六病室》。好像在苦涩的黄昏,远处响起那哀婉的小提琴。……“爱是一种彼此的感受,彼此的欣赏,彼此的牵肠挂肚,彼此的刻骨铭心”。

作者的叙述别致而强有力。他善于反复地拷贝,致使文章回肠荡气,也可以说是近二十年先锋小说横霸文坛以来的一个异物!在他叙述的脉动中,随时以后来的眼光,来审视,包括外国名著,甚至中西文化习俗,巧妙点染,来增加情绪哲学的份量,增强复合的力量。那些可惊的细节,罕见的民俗,一一挖掘之。当前文坛弥漫着虚假的现实主义、庸俗的现实主义,作品的故事百分之百真实,整体的精神却是虚假的,现实主义被曲解的结果。而



荆毅,他的构想来自作家灵魂,来自作家内心。荆毅对他的作品的估价:“你是个很自我的写作者。你的那些文字不是大路货,很理想很浪漫也很软弱。是小鸟的歌唱,不是大漠的风声。”这样的评价我以为既妥帖,也疏离,说妥帖是道中他的文字风格,叙述心境;说疏离,是因他在前半部表现的烘托经营结构的沉重沉痛沉雄笔力,令人肃然,但中间出现的几个女角,攫人心魄,原以为会有她们的结局,结果消失在呼之欲出之间。我想把他这部小说称之为子弹型结构,基座庞大,后半尖锐,读者诸君,偶被射中,能不为之神伤乎!



目 录

序：土地的精神传奇

——荆毅的长篇小说《一路走来》

1	生在冬天	1
2	故乡的夏天	5
3	饥饿的年代	10
4	逃亡之夜	15
5	爱情的“红字”	20
6	娶个哑巴做女人	25
7	少年艄公	30
8	女同学春妹	38
9	去城里读书	44
10	校园春秋	50
11	乡村的年关	60
12	秋云姐私奔	69
13	告别青葱岁月	79
14	初尝失恋滋味	90
15	城市里的燕儿	101
16	父亲去了天堂	115



17	恋爱时光	128
18	困顿的家境	138
19	母走燕儿飞	150
20	护士芦苇	162
21	婚姻比春天来得还早	173
22	写给县长的信	183
23	女儿降生 全家进城	196
24	弃医当记者	207
25	江边有座古塔	220
26	妻子不在家时	234
27	有一种信息叫温情	250
28	离婚风波与非典	269
29	中年之天空(代后序)	282



1. 生在冬天

我们要家族的那么悠长的历史干什么呢？我们都是些串在一起的“糖葫芦”，本也没有太多的相干，时光取走一个，又安上几个，那一串一串的糖葫芦，不过是一些独立的个体，说那是缘便是缘，说是碰巧就是碰巧。

在青弋江两岸，有数不尽的村庄。当青弋江穿过皖南山脉，拐过九个弯，进入平原与水乡交接，河水就显得妩媚起来。河边洗衣的妇人，摆动的衣衫常在不经意间带起一瓣两瓣桃花，幽青的洗衣石四周长满暗绿的青苔，那时有着乌油油脊背的鲢条鱼，争相啄食妇女淘洗漏弃的食物。若在夏天，鱼就啄这些站在水中的女人们健壮的小腿和雪白的大腿。她们谁也不经意，盘着发髻，或挥动捶棒捣衣，或与来河边挑水的男子打趣，鱼儿啄多了只是微微觉得有点痒，挺受用。

但眼下是严冬，河水瘦削了身肢，两岸河床显出夏日的水位线，半裸的河床显得有些冷峻苍凉。幽暗的河面刮来的风有切肤之感，河湾平静处，已结着厚厚的冰，胆大的小孩，正拭探着从冰上走路。一个中年妇人在用棒捶使劲儿砸开冰冻，打算洗一盆尿布，她的头上扎了一块大红



手帕，头顶搭着两条黄底起碎花的毛巾。这种着装在当地妇人中，不是病了，就是产褥期。而这个来洗尿布的妇人，显然是个产妇，生孩子尚未满月，而那一盆又脏又臊的尿布就是我的杰作。在这个大冷的季节，我实在是难为我的母亲了。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过意不去。这是公元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的一天。我想我的父亲一定外出挣钱未归，而我的哥哥还不能胜任。难为母亲了。

我的母亲年轻时白白净净，小巧玲珑。有一张发黄的相片上，母亲拖着一条粗黑的辫子，明眸皓齿，那是母亲十九岁照的，也是她青年时代惟一的一张相片。可惜，我没能见到风华正茂的母亲，母亲生我时已是三十几岁，这个年龄对一个农村妇女来说，早已告别了女性的风韵，更何况等我记事，她还要四十开外呢。

我的出生对我很重要，但却并不是这个普通农家的大事。家里已经有了两个男孩。我和同年月的儿童一样，不过是那些农夫农妇劳作之余自然恩爱的生理结果。不足周年时，我因病，乡医在未做皮试的情况下给我打青霉素，在打第二针时，几乎要了我的命，人没了气息，大伯已将蓑衣拿来准备裹了我葬回沙墩，肥沃自家一片麦田，母亲却不让，说还有点温热，抱在怀里又拍又抖。合该我要在人世走上烦烦恼恼、是是非非、恩恩爱爱、也平平淡淡的一圈，我又醒转来。看完露天电影的父亲回来看见我偎在母亲怀里吃奶，就大大咧咧地问了一句：“没死？”母亲怨恨地剜了他一眼。其实，在我后来成长的过程中，父亲是很爱我的。我现在想起来大概是人生下不久，父爱尚未透过厚厚的襁褓在我身上立足，而且浑身红红皱皱，病不



啦叽的样子,如只小猫小狗,实在也让一个养家糊口、辛劳困顿的汉子难以上心。再说,生性喜欢热闹的父亲,一场露天电影实在是一顿精神的盛宴,他一辈子也没看上几回,自是稀罕不已。这就像后来我们兄弟守着长期病重的父亲,守久了忍不住要下棋一样。人有时是敌不过一种渴求欢乐的本能的。我的父亲就是这样。我们活着都趋向一种欢乐,像藤儿蔓儿趋向阳光和水一样。我原谅我的父亲。实在说来,父亲本就没有什么需要我来原谅。

我的出生使家中人口增加到五口,在我前面已经有了两个兄长。我无法描写我的祖父、祖母,在我出世前,他们早已作古。父母亲似乎也不大愿意跟我们多谈起,偶尔我们问了,母亲也只轻描淡写地说:你祖母是个小脚女人,一把桃木梳蘸点唾沫把个小巴巴头梳得精光。还经常跟你祖父两个对吸水烟枪。你祖父嘛,是个开店的小掌柜,但不善经营。晚年时因灶屋起火,烧了全部家当。你们这个家是你父亲挖藕、打工、放排、开荒挣起来的。这就是我对于祖辈所知的一切。我没有多少寻根溯源的意识,我觉得只要有了身边的父母,就踏实,就足够了。我们要家族的那么悠长的历史干什么呢,我们都是些串在一起的“糖葫芦”,本也没有太多的相干,时光取走一个,又安上几个,那一串一串的糖葫芦,不过是一些独立的个体。说那是缘便是缘,说是碰巧就是碰巧,我不怎么在乎父亲以前的先祖,恐怕将来也未必留意孙辈以下的后嗣,但这是后话,谁也难料。

我躺在摇篮里,或是把眼盯着草屋顶,或是咿咿呀呀似唱似哭。母亲怕草屋顶上掉下蜚茅虫,害了我的眼睛,



就用帐子搭在摇窝上遮挡。如果那时我还醒着，就要哇哇地哭。母亲就用脚边踏摇篮边哼“摇呀摇，摇呀摇，宝宝睡觉觉”拉长了声音，正如他手里纳着鞋底的线。而这种声音倒是很能催眠的。这时，我那在屋外屙屎，受了谁惊吓的三岁多的二哥，慌慌张张跑进屋来，将那扇通风漏亮的门用背顶上，一脸惶恐。母亲问：“怎么了，儿子”。二哥涨红了脸，断续又急切地说：“一个老头子，戴顶兵帽子，豺狗子眼睛，要吃小把戏。”母亲哈哈大笑，放下鞋底，把二哥拥在怀里。而我那个头不高，人却结实的大哥，正跟着村上的劳力在麦地拔草。春暖融融的阳光晒得他老要瞌睡。经历了一场大饥饿后，新的生活使他在满足中又带着余悸。本来要去祠堂小学读书，但自从那天送他到村头的母亲，发现在大哥必经的坟茔地里立着只大豺狗后，母亲再也不让他去念书了。命比识字要紧。现在我的大哥成了一名做三分工的小社员了。我却只知睡摇篮，二哥只知蹲在稻场边屙屎。我那未来的小妹，还不知以一种什么样的微粒存在着，但我相信那是一种看不见的生命因缘。你瞧，这就是我们卑微而平凡的一家。父母与长兄生命的旗帜已经展开多时。我小得还不能辨认世界的色彩，可一切会随着时间到来的。一个尘粒般的生命，终究要折射一点历史的微光。



2. 故乡的夏天

我“耕种”父亲脊背时，大哥已经懂得和村姑调情了。因为没念书，与人说笑就不知道雅是什么东西，只一味快活地俗气。就像旧时一些码头工人与那些相熟女人，一见面就大大咧咧把那双粗手伸向对方裤裆那样，与女人下作地调情，平常稀松得家常便饭似的。

故乡的夏天，只有儿时的色彩热烈。后来的夏天，蝉虽然也在树上叫，稻谷虽然也在田野黄，可就是不像夏天了。夜晚那沿河堤排开的竹凉床，那与流萤一起飘过夏夜的田歌，那在河中冲凉的汉子粗犷的笑声，以及裸着上身的挂着两个肉布袋一样奶子的婆娘们芭蕉叶拍击蚊虫的声音……这些夏夜的声景都没有了。人们竟可以各自闷在屋里吹电风扇，吹空调，看电视。这算什么夏天呢？

不过我依然记得从前的那些夏天，劳累了一天的父亲，让我用小小的手在耕种他那片辽阔的脊背，一会儿竖起手掌犁田，一会儿耘田，一会儿插秧，一会儿割稻，在父亲的背上，我们操练完整套农活。当时父亲微闭着眼，很熟练地指导我们农活的程序，直到我的一双小手酸痛时，才丢下“农活”。多年后我才明白，耕种父亲辽阔的脊背，



原来类似今天小姐们的按摩。我在欣慰的同时也为父辈们幽默智慧高兴。倘若只叫我们去揉揉捏捏，消其疲劳，我们哪里会有耐心。我们最早懂得点农事是从“做背”开始的。

我“做背”时，大哥已经懂得和村姑调情了。他们做了一天活也不累。三个两个来到姑娘们凉床边，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大哥那张嘴是挺油的，又因为没念书，与人说笑就不知道雅是什么东西，只一味快活地俗气。就像旧时一些码头工人与那些相熟女人，一见面就下作地调情，平常稀松得家常便饭似的。你听我大哥在打谜语给一个叫水珍的姑娘猜：

离地三尺有条沟，
一年四季水长流；
不见牛羊来喝水，
只见汉子来洗头。

水珍姑娘倒是有几分单纯，居然猜不出来，一旁的玉保直笑得老鸭般嘎嘎叫，说：“水珍你真蠢，那玩艺你不是有吗？”姑娘明白过来，一脚踹向我的大哥，倒也不当真，星光下也看不见脸红一下没有。其实这谜语倒是一个少妇教给大哥的。那时大哥刚十六岁，一次队里派他与那少妇在河滩摘棉花，摘着摘着，哥有便意，就背对那少妇撒泡尿，那尿柱又粗又急，打得棉花叶叭叭作响，兴许是这声音撩拨了她，她突然上前握住我哥的那东西，在那个暮色降临的时分，少妇将我的大哥指引进一片罪孽又痛快的沼泽。少妇使大哥一瞬间就明白了男人和女人间所有秘密和快乐的所在。后来在少妇蹲在地畦滋尿时，就仰着脸



打了那个下流的谜语给我大哥猜。再后来少妇为了摆脱大哥乐此不疲的纠缠，故意将这件丑事让我父亲而不是她丈夫知道了。父亲揍完大哥之后，就想给他定亲。

原谅我，其实我应该先讲我父母的事，我跨过了一九五四年的闹水荒和五八年大跃进时我家的情形。五四年水荒倒并不可怕，虽然当时没有摩西那样先知先觉早就囤着粮来开仓救黎民百姓，但我父亲这样的百姓年轻有力的肩膀一头挑起家担，一头挑起我的大哥，就离乡自谋生路去了。有我那俏丽娇小的母亲跟着他，父亲甚至为这种流浪感到一种幸福。父亲给人打短工，母亲照料我的大哥，也给东家烧饭。这样地过了些日子，父亲就离开那个地方，因为他发现东家那双贼眼，老在母亲奶子和屁股上溜溜转。有一次母亲在下屋用水时，东家竖起耳朵听，扒着门缝向里瞧。父亲捡起东西要走时，母亲还不明就里，父亲也不说。在一时揽不到工做时，父亲就敲起一面小铜锣，挨家挨户送“春歌”。这本是新春正月里做的事，但眼下哪管得这些，吃饭要紧。在这个本该丰收的季节，逃荒的父母开始像凤阳人当年敲着“连响”那样，卖唱乞讨了。父亲锣声一熄，就唱开了：

春锣一打响铃铃，
我到府上来送春。
左首是棵摇钱树，
右边是只聚宝盆。

母亲背着我的大哥在旁边相陪。人家给了钱或是米，父亲立刻恭敬地用铜锣接过，再递给母亲。一天下来，父亲挣了五斤粮米和一块八毛多钱，这使母亲高兴。夜来在



那个不知名的村庄公堂屋边，母亲铺上一些稻草，就安顿了歇息地。夜来落起雨，就将铺盖朝廊内挪挪，母亲搂着大哥，父亲搂着母亲，夜深时，绝了过往行人，只有深秋的雨声时，母亲就放下大哥和父亲热烈地作爱。流浪的生活，却不能改变母亲俏丽的脸庞和丰腴的身体。

但好景不长，第三天送春歌时，就遭到人家耻笑。有个大络腮胡子的男人说：“喂，你这爷们，唱什么鸡巴歌，让你那俏媳妇跟我睡一晚，我明天给你一担稻得了。”原来这是个泼皮光棍家。父亲压住心头怒火唱道：

不该来哟不该来，
你宅门前长茅柴。
水缸里面青蛙叫，
罗帐顶上蛛网盖。

泼皮听出来是骂他，就要动手，父亲笑笑伸出一只手。“你能把我掌心掰得朝上，就算你是师傅。”父亲蹲起马步。平伸一只手掌，气沉丹田，那络腮胡子被父亲的气势镇住了，终于没敢造次。父亲挑起担子踏上回乡的路。那时水已退，父亲要重建家园了。

也许你觉得刚才这一幕，不过是我的父亲虚张声势，那你就错了。在我父亲快五十岁时，还与人打赌抱起一条四百多斤的小牛，一件新的确良衬衫被小牛蹄蹬烂，为此我母亲埋怨不休。

